

佛陀身旁的兩位尊者—— 舍利弗與目犍連

妙法寺新大雄寶殿，五尊聖像自從鋪金之後，更形動人、感人！不過，不時被信眾問起：

「這五尊聖像，中間的我們都知道是釋迦牟尼佛，一邊騎坐獅子的是文殊菩薩，另一位騎坐六牙大白象的是普賢菩薩，但近中間兩位聖像，又是什麼尊者呢？」

也好，既然有多位信眾問起，相信亦有不少信眾亦帶此疑問，那就請教住持修智大和尚，請他解說好了。

修智大和尚：「從座向位置說，站在佛陀右邊的一位，是舍利弗尊者，左邊的一位是目犍連尊者，他倆都是佛陀的首座弟子。至於兩位尊者的來龍去脈，我介紹書本給你看，看了之後你自然曉得。」

真好，我小記阿妙雖然知道兩位尊者是誰，但對於他們的底細，也同樣「朦查查」者也。還好趁這次機會弄個清楚明白。

舍利弗，亦即是舍利子（「心經」裡所說的舍利子，便是指他；佛教的聖物，也名舍利子，兩者不要混淆。）其實，所謂「舍利子」，就是指說「舍利之子」，那麼，誰是舍利？原來是他母親，其母是摩揭陀國王舍城婆羅門論師之女，她本身也是一位出色的論師，她出生之時，一雙眼睛像舍利鳥，於是被稱為「舍利」。

有說，舍利子（舍利弗）遺傳了母親的辯才，年紀輕輕便辯才出色，技驚四座，真是一表人才，少年時已受族人愛戴。

舍利子與鄰村的少年目犍連很友好，兩人經常切磋技藝，一天，他們參加了一個大祭，同感人生無常，決定尋師訪道，一同投入六師外道中之刪闍耶毗羅胝

子之門檻，由於聰明過人，僅七日七夜便通曉教旨，成為門下二百五十人中之上首。

那時候，佛陀成道沒多久，住在王舍城竹林精舍。有天，佛陀的弟子馬勝入城行乞，舍利弗見到他威儀莊嚴，遂問師承，馬勝比丘說出佛陀的名字；進問法益，馬勝答云：「諸法因緣生，諸法因緣滅，我佛大沙門，常作如是說。」舍利弗與目犍連甚有得着，決定各率領二百五十弟子，投竹林精舍，皈依佛陀了。

舍利弗與目犍連的聰明勤奮與能力，得到諸長老的喜愛，被認為是「佛門雙賢」，成佛陀首座弟子，舍利弗更有「智慧第一」之稱。他較佛陀早一點兒入滅。

目犍連同樣是智慧非凡，他常顯神通，本來，佛陀對於弟子的現神通是不大贊同的，怕會顯異惑

眾，但對於目犍連的現神通則時有嘉許。我們熟悉的「目連救母」故事，寫的就是目犍連。

（目犍連以「天眼通」看到生母在餓鬼道受苦，苦不堪言，很悲傷，於是問釋迦佛尋求救母方法。佛告訴他：可於七月十五日預備百種美味飯食供十方自恣僧，這樣便能夠超度父母，讓其脫離地獄。目連按指示辦事，果然成事。我們今天仍在進行的「盂蘭盆會」，便是佛教的一個重要節日，「盂蘭」兩字乃梵語，即是「倒懸」之意。）

也許你平時看到佛殿內的聖像安置，佛陀旁所站立的兩位多是迦葉與阿難。（在敦煌莫高窟看到的，幾乎都是這樣。）其實，佛陀成道後兩年左右，舍利弗與目犍連已經皈依佛陀了，並且從那時起便一直守在左右兩旁。

本刊記者阿妙



盂蘭盆大供



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，舉辦「盂蘭盆大供」。

何謂「盂蘭盆」？這與眾僧自恣及目連救母有關。佛陀教目連救墜於餓鬼道受苦的母親，便是着於七月十五日以百味飲食設於盂蘭盆，供養自恣真，以作功德。

佛陀更說：「是佛弟子修孝順者，應念念中，常憶父母，乃至七世父母。年年七月十五日，常以孝慈，憶所生父母，為作盂蘭盆，施佛及僧，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。若一切佛弟子，應常奉持是法。」

這佛教形式在一千五百年前已實行。在梁武帝帶動下，民間追隨，蔚成風氣，到唐代宋代，風氣不斷，但慢慢地有些地方演變成薦亡法會。

妙法寺盂蘭法會，在新大雄寶殿舉行，地方寬敞，信眾更可誠禮頌經。七月十五日上午盂蘭盆大供，出席者眾，場面莊嚴。



「發心」妙法

內明智譚

華嚴經普賢行願品：善男子！菩提心者，成就如是無量無邊最勝功德。舉要言之，應知悉與一切佛法諸功德等。何以故？因菩提心出生一切菩薩行輪，三世一切如來，從菩提心而出生故。是故善男子，若有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則已出生無量功德，普能攝取一切智道。

人生在世，行善積福，防非止惡，三業俱淨，應發菩提心，功德智慧，由之而生。諸佛世尊，每歎發心是道場，能辦事故。菩提心者，即是佛心。修無量福，廣行諸善，不及發心萬分之一，算數譬喻亦不能盡。倘只作福德，不發菩提心，猶如耕種之人，不下種子，既無發芽，況論求實。

欲發菩提心，始由起想，先緣所親，念父母師長眷屬，進而廣及人道天道及三途一切眾生，有受苦者，當云何救。思念唯有發菩提心，方能拔苦。令解脫已，為其說法，教以六度萬行，究竟安樂。是以利他，必先自利，自利是為利他。一燈傳十燈，十燈傳百燈，乃至無盡燈。

不為自身求安樂，但願眾生得離苦，發菩提心，是為第一供養如來。

釋修智 (妙法寺住持)

妙法寶藏

自知當作佛

『諸佛法如是，以萬億方便，隨宜而說法。其不習學者，不能曉了此。汝等既已知，諸佛世之師，隨宜方便事，無復諸疑惑，心生大歡喜，自知當作佛。』——《妙法蓮華經·方便品》

本經此品最後點明：眾生皆當究竟成佛。

上來既已引經證成諸佛正法唯一乘道，如是之法，理當信受。由以眾生根器千差萬別，諸佛不得不廣設種種萬億方便，應機說法，隨宜施教。最終目的，端在普令眾生皆能證入究竟涅槃，得大解脫。

既已明了諸佛出世的本懷，三乘唯是趨入一乘之方便而已，心中自然不會對三乘教法的差別再衍生疑惑，知其為諸佛度生的無量方便法門。所謂「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」，此指一乘涅槃法；「萬行門中，不捨一法」，此為三乘差別教。

因此，眾生學佛可以隨順各自根性，分別由不同的方便趣入，只要依法「聞思修」，究竟都能證得涅槃解脫的佛果。如是因，如是果。明白這個機理，只要正信學佛，自知最終必當成佛。

時移世易，正法已去，像法亦過，今值末法時期，雖說學佛者多而證悟者稀，但能明解此解脫機理，自肯承當，勉力行去，自知當作佛，終不落空，則雖值末運而仍存正法，可謂不啻「靈山一會，儼然未散」了。

今天漢傳、藏傳、南傳的三大教學系統，正是佛法住世所依，深盼有緣值遇的人，珍重受學，當於其中探出究竟解脫之道，才不辜負自己學佛一場。(『妙法寶藏』之十六)

釋素聞 (妙法寺秘書)

法苑留音

《朱子治家格言》的作者

蘭州市佛教協會辦了一份《佛學文摘》月刊，甚受讀者歡迎。2005年第12期第24頁，刊載了一篇《朱子治家格言》，署名作者「朱熹」。文末載：「摘自《聖言善語》」。我弄不清，是編者疏忽，署上「朱熹」之名；還是被摘錄的那本《聖言善語》原就弄錯了？

這篇膾炙人口的治家格言，我上小學四年級時，就讀過了。雖然六十多年過去，至今依稀猶能背誦。原作名《朱柏廬治家格言》，也簡稱《朱子家訓》。子，在古代，是對男子的尊稱。南宋的朱熹，可以叫「朱子」，明末的朱柏廬，也可以叫「朱子」，但此朱子，不是彼朱子。朱柏廬（1617-1688）是明末江蘇昆山人。名用純，字致一，自號柏廬。他是明末生員，入清後，隱居不仕。康熙年間，有人以「鴻博」推薦，但他固辭乃免，可見他的民族氣節。他所著這篇治家格言，流傳甚廣，有清以至民國初年，凡讀書人幾乎都是必讀的。朱熹（1130-1200）今江西婺源人，南宋大理學家，與朱柏廬相距400多年。這樣的訛誤，說明了什麼？

據說，韓國人到中國跑了一趟，回國後，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出來，題名《令人心寒的中國人的漢語功底》，想到韓國人的這一感嘆，我也要說一聲：令人心寒的我們的歷史常識的功底了。

釋覺真 (香港佛教聯合會宗教事務監督)

禪e世代

「奧運」與「遊戲」

相傳古代奧運是希臘眾神的競技活動，正式有史料記載古代奧運開始的日期，始於公元前776年。最初的比賽專案只有一項，是192.27公尺的短跑，這應該是中學生也能玩的賽跑「遊戲」；公元67年，羅馬皇帝尼祿參加了馬車比賽，雖然當時並沒有其他選手，而且他也未賽完全程，但他依然獲頒馬車比賽的冠軍，成為奧運史上的一大笑談。

其實，「奧運」本來就是一場「遊戲」。譬如說，1896年第一屆現代奧運會還沒有游泳池，比賽是在冰冷的海水裏進行的。泳道堪稱一絕，用水面上漂浮的南瓜作為泳道標記。泳距也未經測量，憑感覺進行估計。比賽的方法更令人驚歎，先用小輪船把運動員載離海岸，發令員估計距離合適了，便發令讓選手游回岸邊，不求泳姿，自由發揮，以到達岸邊的先後決定名次。

時至今日，奧運會愈來愈受到各國的重視，金牌運動員被視為國家與民族的英雄，財富也伴隨桂冠而來，奧運會逐漸被賦予各種特殊的含意，無形中給運動員造成極大的精神壓力，也直接影響到運動員的正常發揮。譬如說，英國跨欄名將科林·傑克遜是前世界紀錄保持者，他在國際大賽上的成績很好，但是為什麼一到了奧運會上就無法取得好成績？原因很簡單，國人和媒體對他的期望太高，他面臨的壓力太大了。

隨著北京奧運的臨近，壓力的風暴瀰漫在北京的每一個角落，也直接影響到每一位運動員的心情。而此時，也最能檢驗出運動員們的抗壓能力。當記者採訪劉翔時，劉翔淡淡地說，「奧運，不就是一場遊戲麼！」也許，記者們正為自己無法誘導劉翔發出為國爭光的豪言壯語而感到失落，但劉翔這種以玩「遊戲」的心態去面對奧運，確實反映出中國運動員在奧運前夕輕鬆、平和而又自信的良好心理素質。

運動選手若把自己的精力過於集中於勝負之上，那麼他在訓練時就不可能專心，也很難成為夢想中的奧運冠軍！反之，若超越成敗，無心於勝負，活在當下，一心訓練，力圖挑戰自我的極限，以這樣的心態參與比賽，自然會水到渠成。

釋淨因 (香港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總監)

人間禪語

沒有時間老

佛光禪師門下的大弟子大智，出外參學三年後歸來，正在法堂裏向佛光禪師述說此次在外參學的種種經歷。禪師總以慰勉的笑容傾聽着，最後大智問道：「師父，這三年來，您一個人還好嗎？」

佛光禪師道：「我很好，每天在法海裏泛游，講學、說法、著作、讀經，世上沒比這更欣悅的生活了。我每天忙得很快樂。」

大智關心地說道：「師父，您應該多一些時間休息！」

夜深了，佛光禪師對大智說道：「你休息吧，有話我們以後慢慢談。」

清晨在睡夢中，大智隱隱中就聽到佛光禪師的禪房傳出陣陣誦經的木魚聲。

白天，佛光禪師總是不厭其煩地對一批批來禮佛的信眾開示，講說佛法。他一回禪房不是擬定弘法教材，便是批閱學僧的心得報告，每天總有忙不完的事。

好不容易看到佛光禪師與信徒談話告一段落，大智過來問佛光禪師道：「師父，分別這三年來，您每天的生活仍然這麼忙碌，怎麼都不覺得您老呢？」

佛光禪師道：「我沒有時間老呀！」

「沒有時間老」這句話後來一直在大智的耳邊迴響。

李焯芬 (香港大學副校長)

清風白雲

凝神與養氣

畫家周士心先生著的「畫藝錄」，曾有這樣一節話：

王己千先生問他：「你去過黃山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！」他搖頭。

「沒有到過黃山，不算是畫家！」

周士心心裡有氣：

「我八歲開始學畫，幾十年了，而且還總算有點成績、有點名氣，怎麼我還不算是畫家！」於是，他決定黃山一遊，那怕祇到黃山山腳也好，——到了黃山也算是畫家呀！

周士心到了黃山，眼界大開，這才真正領悟到王己千那一句「沒到過黃山不算是畫家」的道理。

我們真幸福，在中國境內名山大川多的是，你想怎樣遊便怎樣遊吧！

看那變化多端的雲捲雲舒，你走進這樣的深山去，彷彿

走進畫圖、走進禪境，甚至是走進「虛幻世界」，一切一切都是那樣踏實而又那樣「虛空」的。

香港本土其實也具備不少這樣的「遠足環境」。有好些日本人甚至組團作「香港遊」，是真正的遊，——選擇行走麥理浩徑，走進西貢這個「香港後花園」。我們去西貢呢，吃海鮮而已，唉，真是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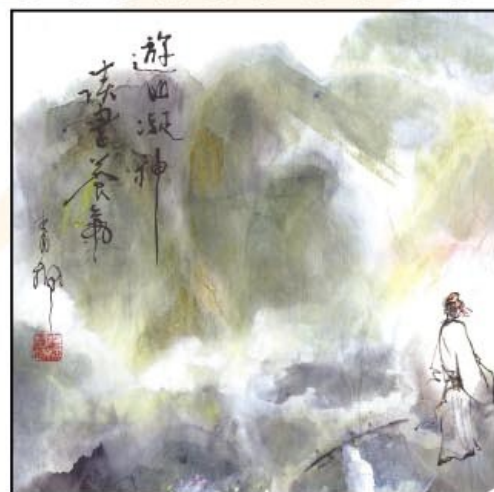
遊山，凝神！不在乎什麼名山，山不在「名」，林蔭處處，水氣繚繞則可！

最近寫了一幅小品，畫題是——

「遊山凝神，讀書養氣！」

今天，不再是「學而優則仕」的年代，也不再是強調「知識分子」的年代，人人都有條件做讀書人，讀書不僅僅是吸收知識，它是一種生活，讀書養氣，養浩然之氣，養人格獨立之氣，最少讀書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氣質。

你，讀書未？



陳青楓 (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)

供僧・結夏安居・眾僧自恣

青楓：日前，我與一位師兄午膳，大家談到僧人的社會地位。二十年前，香港社會對法師還是不夠尊敬的，但今時今日，很明顯地有所不同，法師地位日高，社會大眾對能夠供養法師便滿心歡喜，我們也經常看到供僧活動。對啦，請問大和尚，何以在每年農曆七月特別多人講供僧的，何解呢？

修智：供僧活動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都可以舉行，至於為什麼農曆七月特別多呢？七月供僧是有特殊意義的，這得從歷史淵源說起。農曆四月十六日到七月十五日，在佛陀當時這一段時間是為雨季，僧人出門托鉢很不方便，於是佛陀把這段日子定為結夏安居。

青楓：哦，結夏安居，就好像我們世俗的避暑了！在這段時間供僧，對僧人來說是特別需要。

修智：是的，但不是躲在室內偷懶呀！而是佛陀叫弟子們好好地利用這三個月時間精進用功，加倍努力，因此在這段時間證果聖人的出現便特別多，這是一段很重要的日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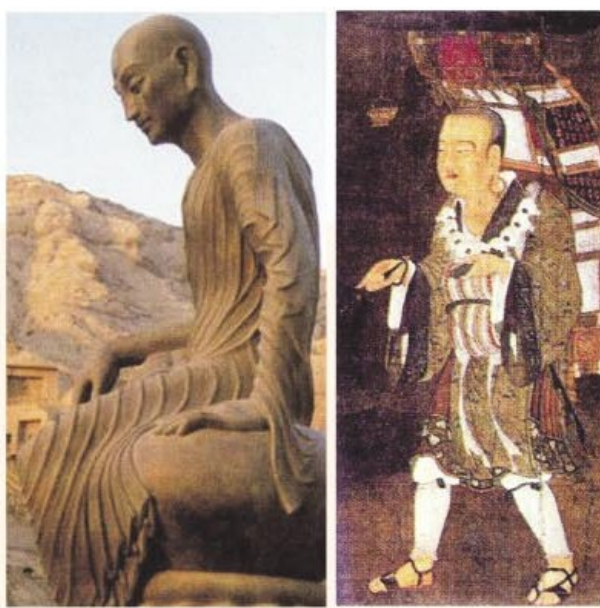
青楓：僧侶們在努力精進，我們在這時期供僧，配合得很好呀！既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可以供僧，那不必擠在七月呀！

修智：不同的，意義有很大不同，七月十五日為結夏安居圓滿結束之日，這一天還有一個特殊法會，叫做眾僧自恣。何謂自恣呢？那就是僧人之間來一次坦誠真摯的互問，請對方就所見所聞，乃至對自己操行有什麼懷疑的，希望能夠坦誠相告，好讓自己改往修來。

青楓：這很好呀，好像我們讀書行畢業禮之後的臨別贈言。我們平時會盡量隱藏自己的缺點，更不想人來揭瘡疤的，如果能夠像僧人自恣那樣坦誠相向，多好啊！

修智：僧人結夏安居，經過三個月的精進，最後又能坦蕩蕩地虛心接受別人指正，這時候，大家會感覺到污點少了，心境也清淨了。僧眾証果及清淨去瑕，所以，農曆七月十五日又稱為「佛歡喜日」。在這日舉行供自恣僧，功德特別大，有別於平日的供僧。

譯經大師：鳩摩羅什與玄奘
鳩摩羅什是東晉時期的印度人（左圖），父為西域龜茲國國師，母為龜茲國王妹。羅什自幼聰慧，與後來的唐朝玄奘，分別被世人稱為「譯仙」與「譯聖」（玄奘同樣是神童一名，遠近聞名）。兩人不但忘我投入佛經翻譯，也同時帶有數以千計的高足，作出偉大貢獻。



人物側寫——陳萬雄

聯合出版集團總裁陳萬雄博士，趁着周日作新界一日遊，來到妙法寺，除了參觀新大雄寶殿外，我們且在會議室與住持修智法師閒談文化。

陳萬雄最近出版了一本結集——『讀人與讀世』，文化人本色濃郁，他這二十多年來因於出版工作，與多位大學問家如沈從文、啟功、陳從周等有交往，且注下深厚交情，這「忘年交」，就不僅僅是工作關係，而是氣味相投，難得的是多位前輩對萬雄這「小輩」愛護有加，從他筆下便體現出來了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，無論是什麼輩份，也無論是否滿腹經綸，最重要的是坦誠、真摯。

我看這本『讀人與讀世』，便感受到那份真摯的溫馨——「文化圈」較少嗅到的人間溫情。此外，在陳萬雄寫老師的篇章裡，你也可看到什麼叫做感恩，師生之間的情誼，可是一生一世的受惠與牽掛啊！

看着眼前這位相識超過半個世紀的「老同學」，也不無感觸。

「你也快退休了吧？」我說。

「快啦，退休之後得多讀書，多練習書法，好好地追回一些時間。」

——時間對於我們這把年紀的人，越來越珍惜，自己何嘗不是經常在心裡說近似的話？

看着他越來越稀疏的頭髮，我忽然笑了起來。他莫名其妙：「你笑什麼？」

「很好，你已放下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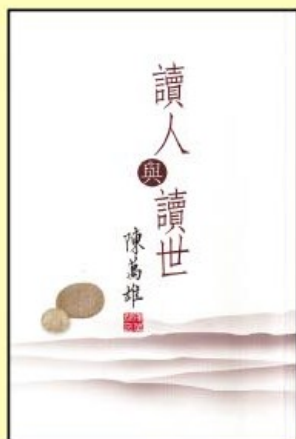
「放下什麼？」

「人們常說，三千煩惱絲嘛！你頭髮越來越少，不就是放下許多嗎？你看我，一頭黑髮仍固執地鋪在頭頂上，煩惱還不少呢！」

——這種「寓讀於彈」的「自鳴得意」，是我這種吊兒郎當的人經常做的「小動作」，這種動作肯定不會發生在陳萬雄的言談裡，他是學者嘛！不是說學者型的人就「刻意」的莊重、嚴肅，不是「刻意」，是自然的流露。

自然便好！

陳青楓



修智大和尚談：「語文障」

青楓：法師，很多人說佛經難讀、難解，我好些時也遇上類似情形，看注釋、注解，越看越糊塗，如何是好？

修智：首先要明白，佛經是兩千多年前的，即使後來翻譯，譬如玄奘法師譯的「心經」吧，那是唐朝，距今也逾千年了。一千多年前的文字使用，與今天當然有很大不同，何況它又是從梵文中譯過來的「經」，遇有一字多義時，更難正確理解，可以說是多了一重障。

青楓：一是文字障，一是經障。一如我們今天讀古文，就說是「論語」、「老子」、「莊子」，好些時都必須同時看大量的注釋才能夠明白每個字的意思，特別是「莊子」。

修智：時代不同了，文字的運用也自然不同，如果我們把今天的語言放在兩千年前佛陀、老子、莊子、孔子那個年代，恐怕他們也一頭霧水。

青楓：是呀，不要說年代久遠，就是同一時代，不同地區也會產生不少文字障、語言障，譬如純粹用方言寫作，恐怕離開這「方圓」之地便「唔知講乜」。我們還是不要扯遠了，倒是想請大和尚說一說這讀經的語文障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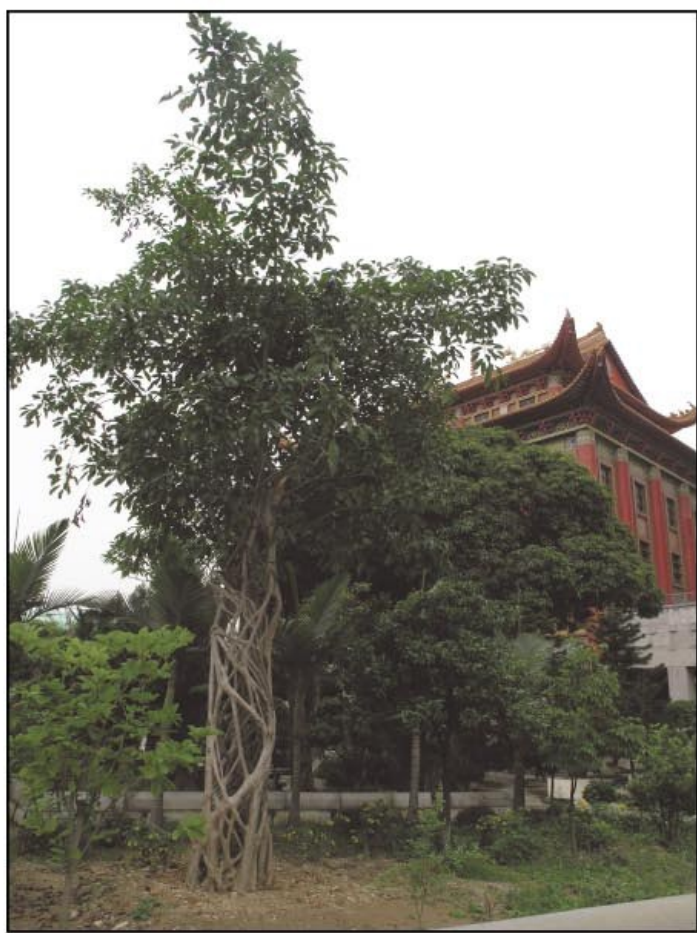
修智：要掃除這障礙，可以分兩點來說，一是必須認真地研究語文，這是文字本身的障礙，是無可避免的；但另一點的障礙，我認為是人為的，是後人善意，欲將經文作一注釋，俾易明了，怎知反而令讀者越看越糊塗，經文所述，讀者須各自體會領悟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注釋經文，點到即止可矣，用現代語文簡略對字義作一注釋，讓人家曉得「經文」內這個字究竟是什麼意思，又或者要讀什麼音，以致經文所示是什麼旨意便夠了，但有些人又要論上再論，論而再疏，疏而再鈔，鈔而再纂。你看這樣的旁徵博引，編織成網，不就是教人越看越糊塗嗎？你說看「心經」越看越糊塗，可能就是這個原因。

青楓：啊呀，就是這樣！「心經」才不過是二百來字，但有人可以花上過百萬字去注釋「心經」的，真是教人看了「心驚」。

修智：如果用上百萬字去寫「心經」的讀後感，沒有問題，但如果用來注釋，那就大可不必了。

青楓：「心經」是非常簡潔的，我們也的確要多花一點心思去學習、理解。我們似乎誤解了這個「心」字，很多人解作「內心世界」之「心」。當然，以「心經」內容看，作如是解釋也未嘗沒有道理，祇是它本來的意思是中心、核心之意，是「大般若經」的精要，也就是中心思想，所以稱之為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」。

修智：對於佛經，無論是注釋還是讀後感，我個人以為，最重要的一點，是必須「以經解經」，就是引用同一系列的經文本身去解釋它的內容，如果用自己的主觀色彩，又或者拿別些經文去解說，都容易出現差錯。我們看「心經」，如果能夠同時看玄奘法師所譯的那六百卷「大般若經」，那就更容易理解，譬如「心經」裡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」，這個「盡」字，如果以現代用法來解說，盡，乃最後、盡頭之意，但在那個年代，「盡」是相同於「滅」的，如果你查看「大般若經」卷4，相應品，便清楚了，那一句是寫「無無明生，無無明滅」。再打個譬喻吧，你講香港法律，你必須拿香港本身的法律來分析、比較，如果拿別些地方的法律來解釋香港法，那行得通嗎？



心經樹

在妙法寺內，每次路過這棵樹前，總是停下步來，細細地觀賞一遍，也不僅僅是用眼睛看，是打開心窗，尋求「心無所住」地觀看一次，——算得是藉着這棵「奇樹」以洗滌身心。

這棵樹真是與別不同，它沒有一條直直的粗壯樹幹，都是由氣根纏繞而成，而中間是空的。看上去就好像人體的胸骨，更使我聯想到的，是佛陀成道時的一身瘦削樣子。

修智法師先是微笑不語，繼而講出「它」的故事——

「你可知道，這棵樹原本是屬於一位園林主的。很多人看見了都希望他出讓，但這位園林主說什麼也不肯讓出。可是，當知道妙法寺想栽種時，他無條件地送給妙法寺了！」

嘩，真好！這也是一種難得的因緣。我看着這棵「空心樹」，想到的卻是「心經」，心經的主旨，就是「空·心淨」。這棵樹，心是空了，但它的葉卻綠油油地生長得多麼茂盛，看着我彷彿看到一位心境空淨、心無所住的人自在地站在那裡，啊，這不就是「心經樹」嗎？

文：菁菁·圖：文文

艷，這便給你帶來陣陣驚喜。

你看這朱頂紅！

花型像喇叭，花托翠綠，然後慢慢地滲染黃色，從翠綠漸變成嫩黃，而它的花瓣，白裡透紅，越接近邊緣，越見紅艷，整朵花的漸變色彩，你即使是丹青妙手，亦會佩服植物世界裡的奇妙組合。

朱頂紅，又名柱頂紅，它的莖像一根根圓柱，而花朵都是生長在頂上，所以有此名。

這種植物喜歡濕潤氣候，但怕水澇，栽種時要選用排水良好的土壤，它繁殖上三幾年才會開花，但花期長，花朵艷麗，很受歡迎。它也是妙法寺裡很多遊人賞識的花種之一。



朱頂紅·柱頂紅

花，有很多令你意想不到的地方，不僅是它那千變萬化的型態，它的色彩亦然，紅、黃、青、藍、紫，還有那雪白的，白裡透紅的，或者是紅黃相間的，……連你想也沒想到的色彩組合，都會出現，有時這裡點點嫩黃、那裡絲絲紅

耗時十五年 跨世紀文化工程 完滿出版展現故宮瑰寶 一套屬於家中獨享的文物珍品

國際書號	書名	定價	優惠價	訂購數量
9789620753596	《清宮武備》	\$420.00	\$357.00	
9789620753398	《名碑善本》	\$420.00	\$357.00	
222003305366	《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》60卷	\$26,300.00	\$20,800.00	

*此優惠只適用於以傳真或郵遞方式訂購，不適用於門市

總金額：HK\$

姓名：_____ (先生/小姐/太太) 聯絡電話：_____

地址：_____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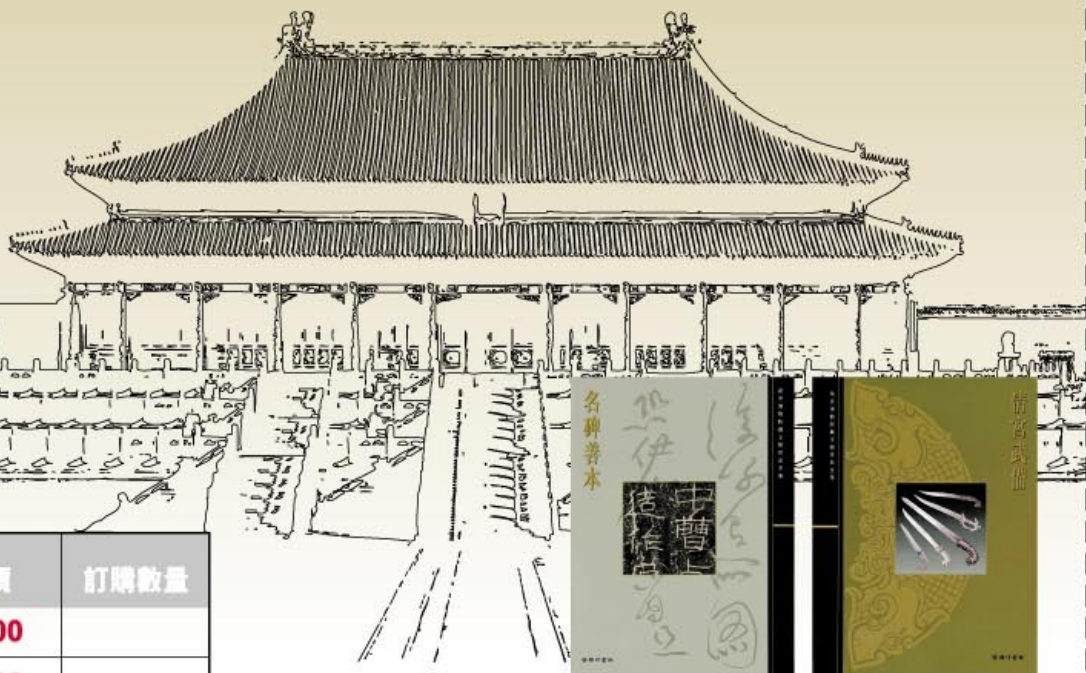
傳真號碼：_____ 電郵：_____

付款方法 ☐ 劃線支票 抬頭請填上：商務印書館(香港)有限公司The Commercial Press (Hong Kong) Ltd.
信用卡 ☐ Visa ☐ Master

持卡人姓名(英文)：_____ 信用卡號碼：_____

發卡銀行：_____ 有效期至(月/年)：_____

簽署：_____ 日期：_____



地址：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(市場部)

查詢電話：2976 6588 傳真號碼：2565 1113

8/F, Eastern Central Plaza, 3 Yiu Hing Rd., ShauKeiWan, HK (Marketing Dept.)